

哲学史

09 柏拉图（结论）和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

惠顿学院的亚瑟·霍姆斯博士撰写

结束之前，关于柏拉图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理解柏拉图的一种方式，或许能帮助你更好地梳理思路，那就是把他看作是在发展一个核心论点，我们可以用“分界线”的比喻来表达这个核心论点。一方面，我们有知识和意见之间的区别，这是分界线的认识论层面；另一方面，当我们谈到知识和意见的对象时，我们又会区分形式和具体。换句话说，柏拉图努力探寻的是永恒不变的理想形式与具体事物之间的某种联系，而正是这种联系，使得其他一切都变得清晰起来。

所以你可以把这看作是车轮的中心，其他一切都由此向外辐射。当然，正是基于这个前提，他才开始探讨伦理问题。也正是基于这个前提，他才理解了人类的灵魂。

正是在此背景下，他谈论政治。正是在此背景下，他提出了一些教育理念。正是在此背景下，他发展出一些宇宙论观点。

由此可见，某种关于上帝、关于善的观念正在萌芽。无论他后来探讨了什么，你或许会对他在《理想国》中发展出的历史哲学感兴趣。他追溯了四种不同的政府形式，这些形式分别以欲望或精神、荣誉为主导，而它们都蕴含着自我毁灭的种子。因为除非你受理性统治，否则你得到的只有变革和衰败。

正因为这些不同的政体本身都包含着内在的自我毁灭过程，所以历史便呈现出一种循环往复的景象：第一之后是第二，第二之后是第三，第三之后是第四，如此循环往复。正如古希腊人拥有循环宇宙论，认为宇宙经历着整合与瓦解的循环往复，柏拉图也发展出了一种循环的历史观。当然，个体灵魂的轨迹也呈现出循环往复的景象，时而向上攀升，时而向下坠落。

或者，如果你愿意，也可以称之为化身和轮回。既然循环论证贯穿希腊思想，柏拉图对此尤其精辟。那么，关于柏拉图，你有什么想重点了解的吗？嗯。

是的，我想这其中有两个层面。就此生而言，用战车和飞马来比喻，你努力飞向太阳，明白吗？感受着它所有的美丽，感受着那充满灵魂的光芒，却因为那匹桀骜不驯的马儿嘲弄一切，你最终坠落，继续挣扎。所以你可以从某种角度解读为灵魂在一次转世中的起伏跌宕。

你也可以把它理解为轮回转世。也就是说，这场斗争就是此生，但这就是你所能达到的极限，于是你跌落谷底，然后重新开始，如此循环往复。无论如何，你会经历一系列类似的体验，这就是循环往复的历史。

这非常符合希腊思想的特点。我们会在斯多葛学派中发现类似的观点。他们认为宇宙会经历发展阶段，然后发生一场巨大的宇宙大火，万物被烈火焚毁，之后一切又会重新开始。

赫拉克利特的一些思想，比如火的基本元素概念，对历史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种循环往复的观念一直延续下去。有人指出，历史的线性发展观，即历史朝着任何方向发展的观点，实际上是在圣奥古斯丁及其著作《上帝之城》中出现的。

为什么是圣奥古斯丁？因为他有着神学的历史观。他认为上帝在推动历史走向其既定的命运。因此，他的神学思想融入了他的历史研究中。

古希腊人持有循环论的观点，而基督教思想则持有线性论的观点，这种对比有时被用来解释人们对历史进步的期待。这种期待随着科学革命席卷西方文明，并在启蒙运动和19世纪人类进步的乐观主义中占据主导地位，等等。我们至今仍能听到这种观点。所以，这其中存在着有趣的对比。

那么，为什么是循环往复的呢？嗯，在柏拉图那里，我认为只要追溯到那条分界线，其理由就很容易理解了。你看，如果不完全参与到理念的现实中，你就不可能获得任何稳定，任何不变的成就。时间是变化、不稳定、变化和衰败的领域，你看。

所以历史，也就是时间的领域，是循环往复的。这就是为什么希腊人如此重视一种超脱尘世的来世，他们渴望逃离这个充满时间和动荡的世界。你知道，当苏格拉底即将被处决时，他甚至感谢了刽子手们。

哲学家还能要求他们摆脱一个总是妨碍思考的躯体吗？在基督教早期，当教会宣扬肉体复活得永生时，你知道，就像使徒行传17章中保罗在雅典讲到死人复活的故事一样，人们礼貌地表示“以后再说吧”。这正是教会最初三四个世纪的典型特征。复活？谁想要一个复生的躯体？你看，如果你持有希腊人那种认为尘世生活不稳定、毫无希望的观点……

只有当犹太教-基督教将创造视为美好的事物，认为万物都是上帝出于某种目的而创造的，并指向某个方向时，才真正为死人复活或线性历史观之类的概念留出了空间。所以柏拉图是个很有意思的人。是吗？嗯，不。

是的。第一种政府形式瓦解后，第二种政府形式出现，第二种政府形式出现，第三种政府形式出现，第三种政府形式出现，第四种政府形式出现，第四种政府形式又循环回到第一种。是的。

是啊。你看，如果一开始是一个秉持高尚统治的贵族阶层，那么随着他们逐渐消亡，他们的某个继承人就会变成某种暴君。它没有足够的威望来凝聚追随者。

于是，他以独裁武力镇压人民。而当他被赶下台后，人民便会起来反抗。但由于柏拉图与苏格拉底的经历，人民掌权——即所有公民直接投票决定一切——实际上是一种受煽动性言论左右的暴民统治。

你看，民主并非解决之道。少数人脱颖而出，就会形成由少数人统治的寡头政治。你看，寡头政治中并非所有人都真正有能力，所以它就会瓦解，最终又会回到贵族统治。

然后，从贵族制到暴政制，再从暴政制到民主制，你知道，就像绕着桑树丛兜圈子一样。明白了吗？所以，关于社会历史进步的观念，你在柏拉图那里是找不到的。你在斯多葛学派，进而在罗马，而不是在雅典，能找到更多乐观的观点。

亚里士多德，嗯，我不太不好意思说他不像柏拉图那样，对时间世界抱有那么明显的悲观态度。是啊。你从哪里获得对生活的乐观呢？你看，这就是问题所在。

柏拉图的乐观主义其实并没有多少依据。但这并不意味着他认为物质是邪恶的。不，我不这么认为。

只要秩序井然，它就是好的，但问题在于如何建立秩序。就像任何社会的问题都在于控制欲望，控制那无序的贪婪本性一样。贵族统治或许由正直、有魄力、有勇气的人主导，但暴政和民主都受贪婪支配。

寡头政治可能走向任何方向。柏拉图在那句名言中说道：“除非哲学家成为国王，或者国王成为哲学家，否则地球上永远不会有和平与正义。”他指的并非拥有学术专长的人。

他指的是热爱智慧的人。热爱至善的人，你看，他们运用辩证的理解力去发现并践行善，这也是灵魂提升如此重要的另一个原因。嗯，关于这个有什么想说的吗？还是你想听听亚里士多德？不，还没到时候。

不好意思，问个问题。柏拉图认为爱是终极形式，是终极的神。但神的爱还有其他形式。

他显然非常看重爱情，而且在某些对话中，“上帝”这个词被滥用了。我并非有意使用双关语。爱情和滥用。

人们常常这样解读它。但我认为，在柏拉图的整体思想中，他所指的上帝，如果非要说有什么的话，那就是至善的理念。至善的理念，在《斐德罗篇》中，就是美的理念。

美本身，正如《会饮篇》中所展现的那样。善与美之间有何关系？嗯，在审美领域，你看，在审美领域，美是至善。美是什么？是统一有序的和谐。

你看，一种统一的、理性的和谐。柏拉图式的审美观，如今的艺术家们却对此嗤之以鼻。不过，我认为它们也体现了另一种统一性，你知道，那就是艺术作品的统一性。

那么，就审美而言，美是什么？就认知和认识而言，真理是什么？就道德和伦理而言，善又是什么？从这个意义上讲，在柏拉图看来，善、美和真理大致是同义词。如果说他用一个词来概括它们，那就是“善”。

所以，“善”既有泛指各种善的含义，即善的本质，也有更具体的伦理含义。现在，如果你要谈论灵魂与这些事物的关系，你看，灵魂与这些事物的关系，那么灵魂在与这些事物的关系中必须达到的最高美德是什么？答案当然是爱。爱，我周五说过，是……周五？今天是周一吗？对，没错。

爱是一种推动力。它是一种动力，一种激励因素。它能激发活力，你看。

那是一种驱使你前进的欲望。没错。但他追求的是那种高尚的欲望。

但与此同时，对美好事物的热爱，对美的热爱，会让你想要变得和它一样。你看，如果你真的热爱美，你就会关心自己早上出门时的形象。你看，如果你真的热爱道德上的善，你就会关心自己是否行善。

如果你热爱真理，你就会渴望了解和理解真理。事实上，对真理的热爱、对美的热爱、对善的热爱，不仅是一种驱动力，也是一种凝聚力。因为它会吸收你所有的能量。

你看，坠入爱河的女孩，脑子里除了心上人什么都想不起来。至少，我们是这么开玩笑的。你看，因为在她眼里，整个生活似乎都围绕着爱人而展开。

所以，在柏拉图传统中，比如奥古斯丁的著作中，你会发现对各种道德美德的讨论，以及这样一个问题：在所有美德中，是否存在一种能够统道德生活的美德？答案是肯定的，那就是爱！明白了吗？爱不仅是一种驱动力和激励力，它也是一种统一的力量。明白了吗？当然，奥古斯丁也注意到了这一点，并将其与犹太教经典和新约中关于爱的教导联系起来，比如全心全意、竭尽全力地爱上帝等等。第一条也是最大的诫命就是尽心、尽性、竭力地爱主你的神。这种统一的美德就是对善的爱。

那么，爱是神吗？嗯，这取决于你对“神”的定义。如果你指的是灵魂的统治者，你看，这正是希腊语中“神”一词的含义之一，在古希伯来语中也是如此，即灵魂的统治者，那么，是的，爱就是灵魂的统治者，不是吗？这样解释清楚了吗？当然，这很有帮助。好的，那我们来看看亚里士多德的观点。

我希望你会发现柏拉图是你思考时会反复参考的参照点之一，他的著作也是你阅读时会反复研读的对象。毕竟，你还没受过高等教育，却读过《理想国》。亚里士多德是柏拉图的学生，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同意柏拉图的观点。

这意味着，当他与柏拉图意见相左时，他不得不给出理由；而当他对柏拉图的整体理念深信不疑时，他则试图将其进一步推进，朝着他认为的修正方向发展。他与柏拉图一样关注灵魂的提升，在伦理学领域，如同在知识领域一样，他也渴望区分某些人眼中的善与真正意义上的善。

人们眼中有很多看似美好、至善、最高善的事物。快乐、权力、财富、成功，亚里士多德不胜枚举。但你看，人们眼中的美好并不一定是至善。

所以他区分了观点和知识，区分了表象和现实。而且像柏拉图一样，他认为善是我们的目标，是我们的目的。

和柏拉图一样，他倾向于将至善视为上帝。他也认同柏拉图的观点，即存在不变的理念或本质，代表着各类事物的理想和至善，例如品质、关系等等。

所以他非常信奉柏拉图，但同时也对柏拉图持批判态度。我们稍后会谈到这一点。不过，你会发现，在一个非常明显的方面，他的观点与柏拉图截然不同。

柏拉图创作对话录，讲述引人入胜的故事和神话传说。他的写作风格更像一位文学家，而亚里士多德则更像一位科学家。

也就是说，亚里士多德的写作风格是以高度系统的方式进行简洁的总结，并对这个术语的不同含义以及各种类似的事物进行详细的分析。他的分析非常透彻。

非常系统。你理解亚里士多德著作的结构不会有任何困难。即使你难以理解柏拉图《斐德罗篇》的结构，也一样。

但他更像是一位客观的科学家，超脱于历史的纷扰之外，这与柏拉图截然不同。柏拉图显然深陷于雅典历史上各种问题之中，例如智者派提出的问题。正因如此，你会发现他的作品有些晦涩难懂。或许，部分原因在于翻译。

但翻译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像许多科学家和理论家一样，柏拉图也必须边做边发展自己的术语体系。他必须建立自己的术语体系。而用英语来说，这些术语听起来像是专业术语。

以“本质”这个词为例。“本质”这个词。至少，它是这么翻译的。

这是对希腊语的翻译，意思很简单，就是“是什么”。所以，事物的本质就是它本身，是它的内在本质。

或者正如我们常说的，这是基本事实。你们当中有人做过《纽约时报》的填字游戏吗？没有吗？《芝加哥论坛报》的填字游戏呢？没有吗？后面那边有一个人。

后面只有一个人。如果你想做个简单的，那就做当地的每日新闻简报。五分钟就能搞定。

《纽约时报》的填字游戏最难。《星期日泰晤士报》的填字游戏简直糟糕透顶。

如果你觉得没有挑战性，不妨试试。但《纽约时报》的惯例是，如果你做得足够多，就能发现反复出现的线索。其中一条线索类似于“是什么”。

或者说，对柏拉图而言的确如此。你立刻就能明白，他们真正想要表达的是动词“存在”，它的意思就是“存在”。你看，本质就是如此。

它是什么？就是这样。所以不要被“本质”这个词吓到。

如果你愿意，可以更直译一些。但这就是他的思路。一位亚里士多德的评论家是这么说的。

他肆意糟蹋希腊语。他创造新词，扭曲旧词以达到自己的目的。他把介词和不定代词放在一起，当作名词来使用，而我们却把它翻译成关系。

他将一个问题转化为一个技术术语，并问道：这究竟是什么？这究竟是什么？他说，事物之所以成为它本身，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存在。而在历史的重压下，我们最终还是将“存在”这一概念翻译成了令人费解的“实体”。那么，什么是实体？一个存在。

什么是本质？什么是存在本身？所以，“实体”一词简单来说就是指任何具有存在的事物。任何具有存在的事物。

别被这些术语吓到。如果我们要探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之间的分歧，毫无疑问，最好的切入点是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并且要尽快聚焦于理念论。因为亚里士多德与柏拉图之间最根本的分歧就体现在这里。

如果正如我刚才用轮毂和辐条的图示所暗示的那样，在柏拉图的分割线中，代表理念、细节和关系的要素是一切的核心，那么任何对这方面的分歧都会对体系的边缘产生影响。因此，我们首先必须聚焦于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现在，在考夫曼文集中，我们找到了形而上学的第一卷——《不完备性》。

除了形而上学中的一些其他材料之外，第一卷的第一章和第二章（即第297至300行）主要关注于界定形而上学的范围和主题。我认为，如果你仔细研究一下这个简单的框架，就能更好地理解亚里士多德的意图。

他首先区分了两种知识：实践知识和理论知识。实践知识的最终目的当然是行动。

实用知识可以带来实际效益。因此，正如我们所说，它具有工具价值。它本身并非目的，而是实现其他目标的手段。

而理论知识，其最终目的在于理解真理、认识真理。理论知识本身就具有价值，它具有内在价值。

内在价值。理论知识被称为推测性知识。别被这些词搞糊涂了。

希腊语动词 *theoro* 意为看、注视、审视、视觉检查。而 *speculo* 是它的拉丁语对应词。我们今天所说的 *spectacles*（眼镜）一词就源于此。

因此，思辨性知识本质上就是一种渴望思考、渴望探究、渴望深思的知识。所以，理论性和思辨性都指向一种因其自身价值而具有价值的知识。我们想要理解它，我们想要思考它，我们想要记录它。

内在价值而非工具价值。好的。现在，你会注意到，实用知识可以分为两种。

一种被贴上“体验”的标签，另一种被贴上“艺术”的标签。或许称之为“人工制品”更为贴切，因为重点在于懂得如何制作某物。

如果艺术指的是某种高雅艺术，那么这应该属于工艺美术范畴。但它指的是实物制品。制作实物制品的行业、制作实物制品的知识以及如何制作实物制品。

然而，这里指的是早期经验。经验包括记忆，以及经验的积累。经验简单来说就是一种对周围事物的认知。

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就像了解昨天发生在你身上的事一样。这种知识很有用。

但你却很少用到它。另一方面，工艺美术中蕴含的知识，想想所有的行业，所有生产性职业都与之相关。

通过理解，通过了解做事的有效方法，你可以促成一切事情的发生，各种各样的事情都会发生。有了这些知识，你就能真正有所作为，你可以创造事物。

你可以改变事物。这是工匠的实践知识。但形而上学并非一种实践知识。

它是一种具有内在价值的理论知识。它是一门科学。而我们所说的“科学”一词，源自拉丁语“sciendia”，我们通常用它来指代特定的科学，例如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

在欧洲，“科学”一词或其等同词“Wissenschaft”指的是任何理论研究。因此，伦理学理论研究是一门科学。神学也是一门科学。

任何理论研究都是科学。古希腊人正是以这种意义来使用“科学”一词的。理论研究。

但是，你可以区分具体的科学和他所谓的“第一智慧”，也就是科学的科学，做科学的科学。它是所有科学的统摄科学，是最普遍的科学。

各个学科关注的是特定领域内各种事物运作的原理，以及不同种类的事物。亚里士多德引入了物种、科等分类方法。

的确如此。但在这些领域，科学家追求的是理解基本原理，也就是事物运行的根本原因。

如果你能理解这些基本原理，就能理解事物的整个分类体系，并据此进行推导。我们稍后再谈这一点。然而，他把智慧称为科学之科学。

或者说是存在的科学。你看，事物有很多种。有些科学是研究动物的。

有专门研究植物的科学，有研究天体及其运动的科学，还有研究各种各样事物的科学。

但所有科学研究的对象都是存在。谁在研究存在，研究存在的意义，以及成为什么？这才是科学的科学，存在的科学。

第一种智慧，我们称之为形而上学。这里我必须补充一点：亚里士多德并没有使用“形而上学”这个词。

你说，哦，可是他这部作品的标题是《形而上学》啊。是的，这是他去世后他的学生们给他起的标题。为什么呢？嗯，显然，他们在整理他留下的笔记，然后……

他曾用这些笔记进行教学等等。他们正在整理这些内容丰富的笔记，并按各种类别进行分类。其中有一些是关于天体的，他们称之为《论天》（De Caelo）。

他们写了一些关于生死的著作，叫做《论生成与腐败》。他们也写了一些关于自然的著作，叫做《物理学》。然后，他们还有一大堆东西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所以他们把所有这些都归为一类，放在物理学之后，并称之为“Physica”，它位于物理学之后。这就是“形而上学”这个词的由来。你看。

所以，“形而上学”这个词纯属偶然。但从一开始，形而上学的本质就在于，既然它是所有这些内容的统称，那么形而上学的本质就是存在论，是万因之因的科学。

好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它非常关注各种存在形式的演变过程。嗯，这就是它所涉及的定义。

你会发现，在谈到“存在”时，他有时会用到“存在即存在”（being qua being）这个短语，或者说，由于它是拉丁语，所以翻译过来也是这样，意思是“仅仅是存在本身”。而不是指“作为动物的存在”，或者“作为椅子的存在”，或者“作为温暖的一天的存在”。你明白吗？

不，形而上学关注的是“存在本身”，即“存在的意义”。因此，形而上学关注的是这些总体问题。而这种形而上学的定义在几个世纪以来都沿用至今。

18世纪，一位德国哲学家对它进行了一些完善，他认为我们应该这样思考形而上学。首先，形而上学探讨的是普遍存在的本质，即作为存在的本体论。它是对存在的研究。

好的。但是，存在着三种基本类型。因此，对它们的哲学研究就应该被称为哲学宇宙学。

自然学。哲学心理学。人类心灵和灵魂的研究。

哲学心理学。以及哲学神学。对上帝的研究。

而且，这还不包括特定学科。也就是说，不包括作为特定学科的圣经神学、教义神学或系统神学。也不包括我们现在所认为的作为特定学科的实验心理学。

说，撇开物理学或天文学这些特定科学不谈，而是这些领域中的哲学问题。但这种分类是在18世纪才出现的。

这句话的意思很简单，如果你要探究“存在本身”（being qua being），就很难不去干涉其他事物，尤其是其他事物。我们会发现亚里士多德的情况就是如此，因为当他谈论“存在本身”和终极原因时，他自然而然地会谈到终极原因，也就是上帝。你看。

特定宗教的神学。所以，首先要明确定义。

还有什么问题吗？这很简单，我只是用这种方式概括一下，帮助你理解前两章，也就是前几页的内容。好的。

那么，让我们把注意力转向第二个主题，即理念和原因。是的。当我们讨论柏拉图的理念论，特别是《巴门尼德篇》时。

我们开始深刻地意识到各种问题。柏拉图的理念论正是通过其超越的理念来解决这些问题。还有我们身处的这个充满物质细节的世界。

遇到问题了。或许根本问题在于参与的问题。然而，特殊事物是否参与普遍事物？参与意味着什么？你参与的是部分还是整体？第三人论证。

你还记得吗？还有诸如此类的事情。嗯，亚里士多德在这方面有很多了解，你会在《形而上学》第一卷的剩余部分找到相关内容。他不仅阐述了这类内容，还阐述了更多其他内容。

在批判柏拉图时，我留给你们自己去探究他的思路，但我想提一下他提出的一些观点。这些观点不仅出现在那篇文章中，也出现在他的其他著作中。

例如，根据柏拉图的观点，形式与物质是分离的。形式是超越物质的。

物质本身并不体现形式，但它们在某种程度上却类似于形式。然而，物质对象中并不存在任何形式。亚里士多德对此感到难以置信。

你看，这些形状中就包含数学对象。是的，等式的形状。三角形的形状。

三人行的形式。三人性爱。等等等等。

数学对象无法与物质对象分离。因为物质对象具有数学属性，难道你不知道吗？所以，如果数学对象是形式的样本，那么它们就无法与物质对象、物理对象分离。

那么，形式就无法与物质分离。柏拉图本应明白这一点。他深受毕达哥拉斯的影响，并且知道物质世界蕴含着数学秩序。

物理学第二卷第二章里提出的一个论点。再试试另一个，它出自他的一些伦理学著作。

柏拉图的至善理念，仅仅是一种理想，需要深思。

它本身不具备任何实际效力。善的形式是一种没有实际效力的理想。

但另一方面，细节本身却没有形式。

只有物质。物质。那么，是什么决定了特殊性的倾向？

趋向秩序。美。这很好。

物质，也就是物质事物，其中蕴含着什么？赋予它们天然的动力和方向。朝着美好的方向。

当形式超越物质本身，而非物质的固有属性时，我们该如何解释物理宇宙中的自然变化？那些自然而然产生秩序、美和善的变化又该如何解释？

当物质事物本身没有形式时，超越性的形式也就失去了效力。这该如何解释呢？嗯，想想柏拉图的理论吧。

你可能会说，那么，世界究竟是为了什么而存在的呢？世界不就是为了实际权力而存在的吗？但是，嗯……亚里士多德并不认同这种观点。他倾向于接受“善即神”的观念。

一个世界强权来操控一切的想法听起来也太……嗯……我想，如果他今天在这里，他会说这不科学。这听起来太像个故事了。

肯定有更简单的解释。你看，如果物质对象具有数学属性，那么物质对象中就必然存在数学对象的形式。

你明白吗？如果动植物和自然过程能够自发地产生秩序和美，那么物质事物和过程本身就蕴含着形式的潜能。所以，他到底想表达什么？他想说明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我们需要讨论超越形式？为什么不讨论内在形式？形式。

形式并非存在于遥远的柏拉图式天堂中，而是超越一切的。你明白吗？形式并非独立存在，在地球上游荡寻找归宿。形式是事物的形式。

它们蕴含在它们所传递的信息之中。所以你随便举个例子。一只猫，一颗卷心菜，一位国王，一个花椰菜。

任何事物都是复合体。事物是形式和物质的复合体。

并非仅仅是某种没有力量、徒劳地模仿某种理想的物质。不，特殊事物本身就是形式与物质的复合体。因此，亚里士多德关于特殊事物的观点被称为质料形体论。

质料形体论（Hylomorphism）一词源于希腊语“hulae”，意为物质、实体。当然，“morphe”也指形式，例如形态学（morphology）中的“形式”。等等。

这就是亚里士多德做出的主要改变。这是他做出的主要改变。而且这改变了一切。

鲸鱼是体型巨大的鱼。这两者之间有着天壤之别。天壤之别。

嗯，我们得好好探究一下这种差异。其实，它的真正含义是，如果形式蕴含于特殊之中，那么特殊本身就具有某种内在的能力，某种内在的潜能。

它本质上就蕴含着一个目的，或者说终极目标。是的，如果说形式使事物成为它所是的那种事物，那么形式就定义了它的本质，它是什么，它为何存在于它所是的那种事物之中。如果形式使它成为它所是的那种事物，那么形式就意味着它具有成为那种事物的内在能力。

橡子所蕴含的潜能是长成橡树，郁金香球茎所蕴含的潜能是开出郁金香。每一种自然事物和自然过程都蕴含着可以实现的潜能。

有时在翻译中会用到“效力”这个词。效力体现了力量的含义。你看，就是力量。

是的，一颗橡子可以长成一棵橡树。我希望，在接下来的几周里种下的那些鸢尾花球茎，也能在适宜的条件下，开出美丽的鸢尾花。

所以，事物的本质在于它具有潜力、具有实现的可能性，而这种潜力的实现就是它的自然目的、终极目标。它就是这类事物的益处。我车库里那些小小的鸢尾花球茎有什么用呢？好处在于明年晚春我将欣赏到的那场绚丽多彩的鸢尾花盛宴。

如果他们没有这种能力，坦白说，我会把他们扔进垃圾桶。不，他们有天然的终极目标。当然，当涉及到伦理问题时，问题就变成了：什么是……人类的终极目标是什么？人类的能力是什么？人的本质是什么，凭借这种本质，我们拥有相应的潜能？这种潜能的实现，正如一位作家喜欢表达的那样，意味着我们得以蓬勃发展。

当然，球茎植物茁壮成长时，就会开花结果。孩子长大成人后，也会绽放光彩，茁壮成长。因此，这种内在潜能最终会转化为一种质的成就。

好了，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吧，下次我们再继续，讨论他关于原因和因果关系的观点。